

当代中国大纪实丛书

风起雨落

几鸿儒

淋漓泼洒 再现四十年国史风云
扣人心弦 写尽近百年民族奋起

精选共和国四十年历史上的重大
政治、军事、社会专题，
不加任何修饰和遮掩，
直面一切敏感的历史事件
和历史人物
再现共和国的胜利与辉煌。

一言难尽党内共和国大学者、大专家的
心路历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国是今非昔比，人事日新月异，但思想
土壤的改造、知识分子政策改革的需求
仍然是任重道远

团结出版社



• 当代中国大纪实丛书 •

风起雨落几鸿儒

丁 力 编

团 结 出 版 社

目 录

胡风：刀起刀落三十年 (1)

- 胡风原名张光人，他的笔名从母姓而来。他父母结婚第一天就向邻居借米。他就出生在父母赖以生存的豆腐房里
- 30年代时，胡风在日本加入了日共。回国后以中央特科和鲁迅联系的机要通讯员身份，经常出入鲁迅的寓所。鲁迅逝世后，他是16位扶柩启灵、抬棺入穴的青年作家之一
- 50年代中，胡风以“反革命”罪，由公安部逮捕，被判有期徒刑14年。“文革”时，由四川省公安厅改判为无期徒刑
- 1979年1月胡风终于获得了自由，结束了20余年的囚徒生涯

马寅初：共和国经济学家的哀乐年华 (21)

- 蒋介石为了堵他的嘴，推荐他当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行长，遭拒绝后把他送进了上饶集中营
- 50年代，他以罕有的远见卓识，发表了《新人口论》，这一兴邦治国的良言，却被污蔑为“是马尔萨斯的马”，在全国遭受批判，从政治舞台上和学术论坛上被打落下去

- 他以百岁高龄度过了艰难岁月，人们因他的过人智慧，坚持真理的勇气，为他戴上了光荣的花环，但历史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艾青：桂冠诗人蒙冤新疆记…………… (46)

- 姚文元的棍子，王震的劝告，使他来到新疆
- 受到师级干部待遇的右派
- 毛泽东曾4次给他亲笔写信
- 由于丁盛的“关照”，他家搬进直不起腰的地窝子
- 十几个露天厕所归诗人打扫
- 周恩来对斯诺说：“他（艾青）在基层体验生活……”

傅雷夫妇：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壮人生…………… (66)

- 少年时的傅雷就对朱表妹一见倾心，灵犀互通，但在巴黎求学时却有过一阵感情波动
- 朱梅馥端庄秀丽，娴淑豁达，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女性，具有中国妇女的高尚美德。在傅雷的辉煌成就中，包含着朱梅馥的无私奉献
- 傅雷在摘“右派”帽子时，宁可继续戴帽子，也不承认当初有错
- “文革”之初，傅雷夫妇被拉到家门口，戴着高帽子，站在长凳上接受批判，这对一生嫉恶如仇、痛恨软骨媚态的傅雷，是何等难以承受。当晚，傅雷、梅馥双双辞世，奏出了一曲人生悲

壮之歌

孙冶方：“中国利别尔曼”的理论之祸 …………… (94)

- 20年代在莫斯科，因反对王明而被打成反革命组织“江浙同乡会”成员，险遭处决
- 抗战时期任中共华中局党校教员兼教育科长，从此开始了系统的理论研究
- 非常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的观点是从大量铁的事实中形成的，这就决定了他为什么会以铁一般的态度坚持自己的观点
- 康生阴险地说：“孙冶方一个小小的经济所长，竟敢公然拥护苏修利别尔曼的奖金挂帅和利润挂帅！”从此，他就成了“中国的利别尔曼”
- 在批判会上有人指斥他“赤膊上阵”，他笑道：“对，我就是赤膊上阵。”他终于从“群众专政”到“单身囚禁”，关押7年

杨献珍：与彭德怀共命运的大哲学家传奇 …… (137)

- 北伐军攻克武昌，杨献珍就在这时加入了共产党
- 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共产党人秘密办起了狱中党校，杨献珍任学习委员，负责将英文版马列著作译成中文，供难友学习
- 从50年代起他就任中央党校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
- 他把哲学看得太纯太真了，忽视了它与政治的

联姻关系，这就是他的可悲之处

- 1958 年大跃进，他不仅不会紧跟形势，反而不识时务地大唱反调。“配合彭德怀，一文一武，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疯狂反对三面红旗”，他被降职为副书记、副校长
- 他提出“合二而一”，遭到全国大批判，“文革”之初就囹圄入狱，关押 7 年

周扬：文坛风雨任评说 (164)

- “文革”伊始，他便被戴上“黑帮头目”、“30 年代黑线祖师爷”、“牛鬼蛇神的大黑伞”等大帽子，遭到无休止的批斗
-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一直不断。每次运动均从文艺界开始。这几乎成了一条规律
- 9 年监禁生活，使他失去了说话能力，只有眼泪说明他心中的情感之海是多么澎湃、激荡
- “文革”时，中国报纸上的“名单学”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一切政治动向，都能从“名单学”上得到解释。国庆招待会的名单上原来有他，却被张春桥圈掉了
- 胡耀邦在驳斥“四人帮”时曾说过，“四条汉子”是真正的硬汉子，忠于革命的铁汉子

邵荃麟：作协党组书记的坎坷岁月 …………… (198)

- 50年代，他任作协党组书记时，尽一切努力，保护有可能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
- 他前后两次讲话，后来被断章取义归纳为“现实主义深化论”和“中间人物论”
- 60年代初，他点名批评了张春桥、姚文元反对周总理的恶劣做法
- “文革”之初，他成为“包庇丁陈集团”、“包庇右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冤死狱中

巴金：炼狱中的大文豪 …………… (212)

- 他在完成国家交付的庄严任务后，立即被当作专政对象，关进了“牛棚”，被认定为“上海文艺界的黑老K”
- 在每次批斗会上，他总是默默忍受，毫不申辩。他那种坦然顺从的态度，不禁使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中鼓吹的忍受哲学
- 在干校踩着泥泞而滑溜的道路，经常听到有人摔跤的声音，十之八九总是巴金。他的衣裤上老是留着一块块的泥印。他挑担过水沟，失足跌进沟里，连眼镜也失落了
- 他在“四人帮”横行的十年中，虽“身经百斗”，而没有“含恨而死”，真是幸运

贺绿汀：音乐大师的十年恶梦 (241)

- 1963年他用笔名“山谷”撰文批评姚文元，惹下了大祸
- “文革”骤起，他成为上海第一个被点名的“反革命”
- 斗不垮、砸不烂的“花岗石脑袋”
- 上海市“革委会”的两次“打贺电视大会”
- 铁窗里的漫漫长夜
- 1973年，在毛泽东、周恩来多次过问下，张春桥才不得不匆匆释放他

李达：哲学巨星在谬误的时空陨落 (284)

- 在“顶峰论”时颀得不可一世的时候，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哲人的勇敢，指出它是祸国殃民的异端邪说
- “文革”开始，他第一个在武汉被揪出来。他是全国人大常委，地方有保护他的责任。为什么当时能越权拿他作“靶子”，至今还是个谜
- 他在被迫害致死前，悄悄给毛泽东写了封求救信：“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待毛泽东批复传达到武汉时，这颗中国哲学界的巨星已经陨落了

梁漱溟：荒唐岁月中的最后一个大儒 (305)

- “文革”爆发时的困惑
- 反对“批林批孔”运动的由来
- 呼吁对孔子要一分为二
- 认定林彪没有路线，只有阴谋
- 为刘少奇、彭德怀辩
- 最后申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郭沫若：文化泰斗悲凉事 (325)

- 被视为善于自我调整去适应时代与领袖的文人之“榜样”，但此时他同样也产生了失落感和恐怖感
- 从要求辞职到提出烧书，一个著作等身、成就斐然的诗人兼学者，竟如此自我贬抑，自我否定，这里也有他的难言的苦衷
- 在虔诚与恭顺中掺杂着虚假、违心的成份，他承认自己“有时也不幸沾染了这种恶习”
- 爱子民英的自杀，使他遭受痛苦的煎熬，还要承受着“没有教育好子女”的精神压力；世英被迫害致死，又使他再次背起了受难的十字架.....
- 江青把他喊起来，让他站着，说他是尊孔的。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 从对毛泽东的崇拜发展到对毛泽东的畏惧
- 他坚决顶回张春桥要他写文章批“秦始皇的宰相”的胁迫

- 粉碎“四人帮”后，又以“臭老九”而自豪，他是真正意义上的儒生、鸿儒

老舍：人民艺术家的太平湖之路 (338)

- 老舍几次谈到死亡
- 在孔庙惨遭侮辱毒打
- 太平湖自杀的前前后后
- 老舍生前似有感应
- 儿子痛陈老舍自杀的意义
- 巴金另有想法

胡风：刀起刀落三十年

马蹄疾

- 胡风原名张光人，他的笔名从母姓而来。他父母结婚第一天就向邻居借米。他就出生在父母赖以生存的豆腐房里
- 30年代时，胡风在日本加入了日共。回国后以中央特科和鲁迅联系的机要通讯员身份，经常出入鲁迅的寓所。鲁迅逝世后，他是16位扶柩启灵、抬棺入穴的青年作家之一
- 50年代中，胡风以“反革命”罪，由公安部逮捕，被判有期徒刑14年，“文革”时，由四川省公安厅改判为无期徒刑
- 1979年1月胡风终于获得了自由，结束了20余年的囚徒生涯

千古复千古文章，自有千古评论，千古有史；
一生事一生风雨，终澄一生肝胆，一生无愧。

——录谢韬《挽胡风联》

在粉碎“四人帮”3年后的一个严冬——1979年春节前两

天(1月15日),四川省公安厅遵照公安部电话指示,把胡风从四川大竹县第三监狱释放了出来。与世隔绝25年之久的胡风,重新获得了自由。中央指示,象一股温沁的春风,把胡风从枯萎死亡线上催生出嫩绿的新芽,获得新生,重见光明,使这位被长期歪曲了的我国现代革命文艺新垦地的耕耘者、热情奔放的诗人、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勤奋的翻译家的形象,重新得以恢复原貌。

豆腐房里诞生的婴儿

胡风,原名张光人,又名张光宝,笔名胡风、K. J.、谷音、古因、谷非、光人、张果、谷风、高荒、胡丰、王明斋、顾纷等,别名张因,化名中川。1902年11月2日(清光绪二十八年10月2日)生于湖北省蕲春县赤东乡中窑村。在他出生时,家境已经衰落。父亲张翊泰曾是个孤儿;母胡氏,也是个孤女,曾做过童养媳。胡风的笔名即从母姓而来。胡风的父母结婚的第一天,就向邻居借米,以后夫妻长年做豆腐维持生活。胡风,就出生在这个豆腐房里。他排行第三,上有两个哥哥,长兄张名山,是做面食的手艺人,二哥张名水,是佃农,四弟张学仁,在家务农。全家只有胡风一人读书上学,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胡风从五六岁起,就帮助家里干零活,牧羊、拾草、砍柴、看守稻子等农家杂活都做。整日与穷困儿童为伍,使他带上了浓郁的“泥土气味”。苦难的童年,虽然使胡风未能得到及时启蒙,学习文化知识,却目睹了中国黑暗社会农民的悲惨的生活,饱尝了贫困儿童遭受到的一切苦难,在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反抗和斗争的火种,养成了刚毅和倔强的性格。

胡风11岁时才上村学。出乎父兄的意料，胡风学习的成绩十分出色，受到老师和同族长辈的称赞。一向受豪绅威胁和欺侮的胡风的父兄，很希望胡风成为一个读书人，以振兴家族的声誉。原不希望胡风求学深造的父亲，也决定让自己的儿子继续升学。1919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胡风在村塾读了6年的古文之后，投奔县城，考入了新式的公立小学。1921年高级小学毕业后，又考入省城武昌启黄中学。这是“五四”运动的第三年，新文化的浪潮，已席卷到武汉，在武汉城里出现了大批新文艺作品，首先是《新青年》和《晨报副刊》上鲁迅的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胡风开始以新诗形式，抒发其当时沉郁的心情，并又以小说的形式，创作了以反映“二七惨案”为题材的《两个分工会的代表》，投寄给上海《民国日报》，后发表于该报副刊《觉悟》上，这是胡风第一篇发表的作品。中学时代的胡风，已初露其文学的才华。

投入新文化运动的洪流

1923年3月，胡风终于忍受不了思想的寂寞，满足不了求知的欲望，就单身奔向了南京，并就读于当时颇有声誉的东南大学附属中学。这期间，胡风的视野更广阔了，所接触的新文化书刊更丰富了，发表于《晨报·文学旬刊》上的鲁迅的《呐喊·自序》，使胡风受到极大的震动。自此以后，他有目的地找寻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来读，鲁迅作品中的人物如闰土、祥林嫂、阿Q、孔乙己、子君……都给胡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鲁迅所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决定性的影响。胡适的新诗集《尝试集》，湖畔诗社的

《湖畔诗集》和《春之歌集》中的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的诗作，也给他带来积极的影响。当时的《语丝》、《向导》、《努力周报》、《晨报副刊》，都是他爱读的刊物。同时，也开始接触了日本和苏联文学，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厨川的村的《苦闷的象征》，更是他爱读的作品。他象一头没有吃饱过的小牛走在青草地上一样，贪婪地阅读着这些作品，并在新思潮的推动下，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1924年，在学生运动中，他在东南大学附中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时在新文学的影响下，他对于文学的气息也更加敏感，更加迷恋了，并开始学习写新诗，《儿时的湖山》、《我从田间来》，都是他这一时期所作的充满激情、憧憬未来的诗篇。

1925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和学生运动不断高涨，在“五卅”运动后，胡风奔走于街头和工厂之间，积极参加学生和工人运动。为躲避校方的迫害，在东南大学附中毕业后，趁暑假期间，他就离开了南京去北平，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在预科学习期间，出于对文学的爱好和对鲁迅的崇敬，他经常旁听鲁迅的讲课。1926年春胡风由预科转入英语系，他目睹了段祺瑞执政府一手发动的“三一八”惨案，写下了《给死者》的诗，对殉难的爱国学生致以深切的哀悼。由于得不到精神和求知的满足，是年秋，胡风又离开了北京大学，转入了清华大学英语系，但仍得不到满足，所以，仅入学数月即退学了。后，他便应邀回到了处于北伐胜利浪潮之中的故乡——蕲春县。

理想主义者追求的破灭

1926年南方革命的怒潮汹涌澎湃，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

利，革命形势发展得非常迅猛。当时湖北省党部由亲共的左派和共产党员所组成，胡风为早日投入大革命的浪潮，即于11月返回家乡，出任国民党县党部常委兼宣传部长。家乡人民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曾使胡风感到振奋，理想主义者对革命的追求，一时得到了满足。但是，好景不长，这里的政权，很快便落到右派手里。白色恐怖笼罩了蕲春，使胡风无以立足，他从追求、抗争，又陷入苦闷之中。1927年7月，胡风经人介绍到武昌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干事，参加编辑邓初民主办的《武汉评论》。但由于这个刊物倾向进步，仅出两期即被停刊。这年秋天，为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员杨超，胡风就在当地参加了国民党第三十一军，在金汉鼎部下任政治部宣传科长。后因胡风不肯去军部讲蒋介石的那套“三民主义”，而被怀疑是共产党，上任仅28天即被军长撤职了。被撤职后，他又在江西省国民党党部的《民国日报》编副刊《野火》，后因受恐吓而改名《长天》。不久，因他经常在刊物上发表反帝、反封建的文章，便被怀疑为共产党而两次拘捕审查，幸得政治部主任周璧光保释，才免于受难。这一期间，他所创作的主要是诗，其中以《寒夜》、《夕阳之歌》，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思想情况，后来这些诗都收进他的第一本诗集《野花与箭》里。胡风在南昌无以立足，一切理想的追求濒于破灭，遥望着东方，见有一线生机，决定和原北京大学英语系的同学朱企霞东渡日本留学。他们一起先到上海，在上海逗留了一段时间，结识了北新书局《北新》半月刊编辑石民。在充满着温暖和光明的信念中，胡风走上了新的征途。

搏击在异国的土地上

1929年9月，胡风和朱企霞来到日本，到东京时，是由少年时代的同乡同学方翰到站迎接的。和朱企霞在东京神田区东亚日语学校学习日语3个月，年底结业后，又入奥平定世私立补习学校的“日语补习班”继续进修日语，并在该校“支那语补习班”担任汉语教师，同时兼任横滨私立商业专门学校每周两小时的汉语课程，以微薄的收入，维持在日本自费留学的生活。1931年春，胡风在北京大学教授钱稻孙的介绍和日本庆应大学教授桥本的帮助下，考入庆应大学英语系。其时，胡风接受了日本当时蓬勃发展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和苏联文学的熏陶，加深了对中国以鲁迅为首的革命文学传统的理解。他虽然就读于庆应大学的英文文学系，但主要的精力，却放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实际的革命活动上。在校期间，胡风由同学泉充介绍，化名中川，加入了普罗文化联盟领导下的普罗科学研究所新艺术学研究会，开始结识了日本著名普罗作家江口涣、小林多喜二，并开始以谷非笔名在《艺术学研究》和《普罗文学讲座丛书》上发表介绍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和左翼作家的文章。是年秋，由方翰引介，与王承志同时加入日本反战同盟和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读者小组，后《赤旗》报读者小组被日本共产党领导批准为日共党员小组，胡风由此集体加入了日本共产党。不久，又和谢冰莹等3人，一起在东京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支盟。

1932年3月，在日共《赤旗》报读者小组和国内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双重领导下，胡风与中国留日学生方翰（何立华）、

聂衣葛（聂绀弩）、王承志（王达夫）、周颖、楼宪、邢桐华等组织了“新兴文化研究会”，下设“社会科学研究会”和“文学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由王承志负责，“文学研究会”由胡风负责。其间，为了向在上海的中国文化总盟汇报有关新兴文化研究会情况，胡风经韩起介绍，直接与当时文总负责人冯雪峰取得了联系，得到了冯雪峰的肯定和支持。

是年冬，胡风接受日本反战同盟负责人的指派，回上海传达关于召开远东泛太平洋反战会议事宜，并请中国派代表参加筹备会。胡风其间正好得到上海左联韩起来信，传达冯雪峰的意见，要胡风回上海负责文总的宣传工作，胡风决定回上海。到上海后，胡风首先和文总负责人冯雪峰会晤，商谈了关于文艺运动的意见。其间，胡风还与周扬、丁玲等左翼作家会面。后鉴于上海文艺界的复杂情况和人事纠纷，胡风向冯雪峰辞退了负责文总宣传工作的委任，于12月中，与中国出席远东泛太平洋反战会议筹备会代表楼适夷同船返回日本，并立即把楼适夷带到日共中央委员池田寿夫家，共同研究了反战会议事项。1933年2月22日，日本进步作家小林多喜二，在狱中被日本统治当局杀害，日本警察从聂绀弩的住所中搜出日本《赤旗》报追悼小林多喜二专号，聂绀弩、周颖、胡风和王承志也先后被捕。胡风经过严刑拷打，不屈不供，在难友的掩护下，他和日共的关系始终没有暴露。日本警察当局因得不到确凿的证据，不得不在关押3个月后释放，并勒令退学，宣布驱逐出境。胡风6月底与聂绀弩、周颖一起由日本警察押送上车回国，在列车启动时，他把头伸出窗口，高呼：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列车在胡风的口号声中，徐徐离开了东京车站，7月初，胡